

松阳讲义

一
函
六
册
函

松陽講義卷之八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涇陽柏 森重刊

論語

先進於禮樂章

這一章是聖人欲以周初文質得中之禮樂。挽周末文勝之禮樂。禮樂只是一個禮樂。用之卻不同。文勝不指變禮易樂。

者說。當周之初。文武周公。制禮作樂。斟酌盡美。而當時風俗淳厚。用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無一些浮僞之態。這是先進於禮樂。及至春秋之時。風俗日敝。如三歸反玷。八佾雍徹之類。敢於奢僭者。固不必言。卽猶是禮樂。而周旋裼襲之際。聲音節奏之間。頓覺今昔不同。這是後進於禮樂。昔固未嘗樸也。以今日之習於華者。較之覺昔之樸矣。昔固未嘗拙也。以今日之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拙矣。由是羣然一辭。指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其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開此風氣。漸而謹愿者。亦復爲之矣。其始不過一二少年之士。倡此

議論漸而老成之徒亦共和之矣。若此者非但立不住抑且
識不破立不住者見世俗都如此恐一人獨異不無戾俗之
虞只得勉強從之。識不破者胸中先有俗腸目中固於俗態
乍見而驚喜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當此之時而無人
焉維持挽回曰勝一日風俗之弊可勝道哉。故夫子既述時
人之言而遂自言其志曰彼世俗之滔滔者雖如此至如吾
之用禮樂則不然。逐流行末者吾之所深恥。損過就中者吾
之所深服。故甯見怪於後進而不敢自異於先進。甯受野人
之譏而不敢自附於君子之列。治身治世皆不可不持這個。

念頭雖知積重之勢非一人所能勝而存一綫於禮崩樂壞之時俾天下猶知有文武周公之舊庶幾中流砥柱哉不然聽風俗之變禮樂而不能以禮樂變風俗豈安賴有儒者耶學者讀這章書要卓然自立做一個轉移古俗之人不要爲風俗所轉移之人平日要將禮樂講究方看這世俗病痛出要將禮樂自在方不爲世俗阻撓當江河日下之時正賴有聖賢主張去得一分俗見便存得一分古道卽令儂巧浮薄之徒哄然笑爲腐儒亦何損於我哉

按夫子從先進是欲損過就中與不得已而去彼取此者

不同語類引禮與其奢及孟子鄉愿狂狷等說不是此章正解若張江陵專主反質說則又與語類不同某氏謂是老莊家言是也

此章與監二代答爲邦皆有文質得中之意然卻不同監二代是表憲章之心答爲邦是立萬世之準此章是挽文勝之弊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這一章言師商之未得中先要將個中字看得明白則過不及不待言矣中也者義理之當然也凡吾人一身之語默動

靜以至處天下國家之事皆有個當然恰好的道理減一毫不得增一毫不得這叫做中這個中原是人人共有的但人人各有氣稟各有習染又各有私意私欲之牽制或於中之上增了一毫便叫做過或於中之上減了一毫便叫做不及這個中便把捉不住了是惟學問可以勝之而學問最難師與商皆聖門從事於學問之人也然日求化氣稟而氣稟仍不能盡化日求變習染而習染仍不能盡變牽於私意者不知不覺仍爲其所牽制於私欲者不知不覺仍爲其所制過者依舊是過不及者依舊是不及而已然亦到底是學問工

夫未至。使其學問到時。豈有化不得的。故夫子因子貢之問。指而示之。欲二子盡力學問。更加精進。以求所謂中也。子貢平日是個近於過的。其所喜好者。子張一邊人。聞夫子之言。不覺進而質曰。然則師愈與。謂過乎中者。猶愈於不及中者也。這一問。其病痛不小。充其愈之意。則天下不能中者。皆將求過乎中。以掩其短言。必求其驚世行。必求其駭俗。智不能明理。則鑿之使奇。氣不能純粹。則激之使張。無復溫厚和平之風。而皆變爲好奇苟難之士。天下自此多事矣。求乎中而失之過。猶可言也。不求乎中而安於過。不可言也。此尤夫子

所深懼也。故急正之曰。過猶不及。天下之理。惟一中而已。吾人所當求。惟一中而已。中之外。無可住足之地。動靜語默之間。不可使不及也。可使或過乎。天下國家之事。不可使不及也。可使或過乎。以言乎氣稟習染。不及者。拘於氣稟習染也。過者。獨非拘於氣稟習染乎。以言乎私意私欲。不及者。制於私意私欲也。過者。獨非制於私意私欲乎。其地位一樣。其病痛一樣。不可以分優劣也。夫子之言。所以造就二子。造就子貢。并造就天下後世者至矣。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思吾輩學問。偏不得一毫的。當日師商皆是聖門高弟。其所謂過不

及不過比中道路差一鍼耳。夫子尙思救正之如此。必欲使之一毫不偏。然後已。今日吾輩也有過的。還不是子張之過。也有不及的。還不是子夏之不及。譬之往京師的。子夏子張之過。不及不過。離得京城二三里。吾輩之過。不及不知離京城幾千百里。可不猛省乎。然又不可看得自己低了。只怕不肯學問。誠能盡力學問。不要說子張子夏。就是聖人地位。豈是不可到的。

此章明季講家。謂首節中字不宜說破。不知不說破中字。則過不及三字無著落了。此最沒理。近日時文俱已明白。

子張問善人章

這一章論善人之道。而見人不可以不學。大抵人能學。雖天資平常。所造自不可限量。不能學。則天資雖好。所造亦有限。世間一種善人。是最難得的。只是質美而未學。所以夫子常契慕之。而未嘗以此訓及門。子張一日以善人所以爲善人者來問。子張是個才高意廣的人。原與善人不相類。其問也。想只是見夫子惓惓於善人。而不若聖人君子舉以爲學者之則。又不若中行狂狷。望以爲任道之器。不知其可取者何在。在其不盡可取者何在。故欲問之以定其取舍。非空問也。夫

子不欲子張輕薄善人。亦不欲子張徑學善人。故告之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迹是古人已行之成法。明德有明德之迹。新民有新民之迹。致知有致知之迹。力行有力行之迹。皆是古人所經歷過。以告後人者也。如度量權衡一般。室是道理精微處。卽升堂入室之室。猶大學之至善。但室又是至善之深奧處。夫子言善人是一個質美的人。凡人行事須要遵古人成法。方能不差。若善人則不須如此。不必悉遵古人明德新民之法。而修己治人。自不遠乎準繩。不必盡依古人致知力行之法。而所知所行。自不背乎規矩。一身常在正。說明道。

之中。非從詩書涵泳而得也。一生常遠乎計功謀利之習。非從禮樂甄陶而成也。天下有這樣人。亦可以振起人心。亦可以維持世道。功利誇詐之氣。自然漸漸消磨。殘忍刻薄之風。自然漸漸變革。只是他都從氣質上來。不從學問上來。只知有正大光明一層。而未能到精微一層。未嘗不依於中正。而不能事事皆中正。規模未能極其大。而節目未能極其詳。自家便畫住了。尙未進於充實之境。而大而化之。又無論矣。大抵其天資純粹。類中行。然中行能進而善人不能進其工夫。未到似狂狷。然狂狷病痛多。而能進善人病痛少。而不能進。

所以其品僅能勝有恆。而不如聖人君子。爲邦則必至百年。而後可勝殘去殺。其高者僅至於有諸己。其卑者則止於可欲而已。向使因其天資之美。而加之以學問。以其不踐迹之力量。而尋迹以求焉。由小成而至於大成。由下學而至於上達。由希賢而至於希聖。其所造不可限量。豈特止於善人而已哉。可見人全在學。聖人生知安行。亦必須學。只是他的學。比人較易。所以謂之生知安行。不是不學。若不學。則天資雖美。亦只成一個善人而已。世閒天資不好的人。亦只是不學。若果能學。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聖人自不難到。何論善人。

哉。夫子不踐迹二句。便是教子張以學。欲引他做博文約禮工夫。非空空議論善人也。見得以善人之資而不學。尙且止於如此。而況不如善人者乎。學者讀這章書。便當知自勵於學。不可以質美而自恃。亦不可以質不美而自諉。聖門只論學。不學。不論質美不美也。古人之迹。具在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通鑑綱目上。無論質美不美。皆當由之以入。講求而力行之。已精。欲益求其精。已密。欲益求其密。不肯自截斷。一定要做向上去。何聖人之室。不可到哉。

大全雙峰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下一句。

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以其無學問之功也。此一條最明。蓋此是一揚一抑語。雖不入室。亦由於不踐迹。然上一句不踐迹。自是贊辭。

明季講家謂千古無踐迹之聖人。不踐迹。是已知血脈。不拘形著迹。此是看不踐迹。如異端之以去迹爲教。以無善爲宗矣。最謬。某氏謂如此。是入於至惡。何善之有。快甚。陳幾亭以善人爲中行。譚梁生以善人爲狂。皆不是。善人只是謹厚之士。如漢文帝一流。朱子語類講得甚明。

語類謂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按神化地位亦是入室以後事。但不必至此。然後謂之入室。蓋入室又自有深淺。子路之未入室。是踐迹而未透者也。與善人之不踐迹而不入室又不同。

子路問聞斯行章

這一章見聖人因材施教之教。與師商孰愈章一例。但此章則專就力行上論耳。聖門之教。莫貴乎力行。而力行自有中道。有時宜乎勇往。則以勇往爲尙。有時宜乎謙退。則以謙退爲尙。